

兒
女
英
雄
傳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二十九回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酬素願翁媼赴華筵

這部書前半部演到龍鳳合配弓硯雙圓看事跡已是筆酣墨飽論文章畢竟不曾寫到安龍媒正傳不爲安龍媒立傳則自第一回隱西山閉門課驥子起至第二十八回寶硯雕弓完成大禮皆爲無謂陳言便算不曾爲安水心立傳如許一部大書安水心其日之精月之魄木之本水之源也不爲立傳非龍門世家體例矣燕北閒人知其故故前回書旣將何玉鳳張金鳳正傳結束情楚此後便要入安龍媒正傳入安龍媒正傳若撇開雙鳳重煩筆墨另

起樓台通部便有失之兩概不成一貫之病所以這回書
緊接上文先表何玉鳳却說何玉鳳本是個世家千金閨
秀只因含冤被難弄得孤苦伶仃連自己一條性命尚在
未卜存亡那裡還講得到婚姻二字不想忽然大仇已報
身命得安姻緣成就這段姻緣又正是安家這等一分詩
禮人家安老爺佟儒人這等一雙慈厚翁姑安公子這等
一位儒雅溫文夫婦又得張姑娘這等一個同心合意的
作了姊妹共事一人再加舅太太這等一個玲瓏剔透兩
地知根兒的人作了乾娘從中調停提補便是今生絕絕
不想再見的乳母了鬢也一時同相聚首此時二五已將

遭際真算得千古第一個樂人來享浩劫第一樁快事便從一十八獄獄中獄升到三十三天天外天其快樂也不過如此還不專在乎新婚燕爾似水如魚你道就靠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又能有多大神通就把他成全到這個地步這是個天難道天又合他有甚麼年誼世好有心照應他不成無非他那一片孝心一團至性作成兒女英雄合了人情天理自然就轉禍爲福遇危而安這是人人作得來的只苦於人人不肯照他那樣作了去卽或偶然作到這個地步又向老天算起帳來說這是我苦盡甘來應該食報的享用的就未免氣驕志滿一天一天的放蕩恣縱

起來尋些房幃快樂圖些飽暖安閑揮些無益銀錢長些
拒人氣焰豈知天道無親惟佑善人這樣斷喪起來那滿
招損乖致戾的道理如應斯響便是天果然合你有個年
誼世待他也没法了縱有旺騰騰的好時運也不怕不重
新敗壞下米齊整整的好家園也不怕不重新蕭條下來
及至自己尋到苦惱場中却要報怨說老天怎的不睜眼
嗚呼老天豈不冤乎何玉鳳是何等一副兒女心腸英雄
見識況且他自幼兒就自己爲難慣了自己的了如今從
銅眼裡拔出來好容易遇着這等月滿花香的時光他如
何肯輕易放過因此一進安家門便自己給自己出了一

個繞手的大難題目想到上天這番厚恩眾人這番美意我如今既作了他家的媳婦要不給公婆節省幾分精神把丈夫成就一個人物替安家立起一番事業來怎報得這天恩副得這人望他如此一想早把從前作女兒時節的行徑全副丟開却事事克己步步虛心的做起人家講起世路來更兼他天生得落落大方不似那羞手羞腳的小家氣象再看看安家的上上下下那個也不是舊生人因此該說的就說該問的就問該是公子作主的定有個儘讓該合張姑姐商量的定儘他一聲到了公婆跟前便同張姑姐敘姊妹禮數自己居先到了夫妻之間便合他

論房幃資格自己居右處得來天然合拍不卽不離把安
老夫妻兩個樂得大極心懷眉開眼笑他當下在上房周
旋了褚大娘子合諸位女眷一番見舅太太不在眼前便
要到乾娘屋裡盡個禮數安太太吩咐他就便脫了禮服
換換衣裳也合妹妹說說話兒去他答應着等又給婆婆
裝了烟袋纔同張姑娘拉着手兒過這院裡來一進院門
正要到舅太太屋裡去早見舅太太在廊下站着說姑奶
奶必是要到我屋裡你先用來呢今日是頭一天出來
除了見公婆這算進頭一道門檻兒得取個吉祥你先到
你妹妹屋裡看看去我這裡張羅給你們弄晌餚餚呢等

我告訴明白了他們我也找了你們去何小姐見如此說
只得笑着回到自己新房換了衣服便過西屋裡來却說
安公子住的那房子雖是三開間却是前後兩捲通共要
算六間金玉姊妹在東西間分住屋裡的裝修隔斷都是
一樣只東屋裡因作新房那張合歡牀規矩設在靠南牆
便把兩捲打作通連勻出北面來擺妝奩安坐落張姑娘
這屋裡却是齊着前後兩捲的中縫安着一溜碧紗櫥隔
作裡外兩間南一間算個燕居北一間作爲臥室何小姐
到了這屋裡便合張姑娘在外間靠廳南牀上坐下早有
華嬈嬈了鬟柳條兒送上茶來何小姐一面喝茶留神看

那屋子見牀上當中一般的擺着炕棹引枕坐褥棹上一個陽羨砂盆兒種着幾苗水仙左右靠牆分例兩張小條案兒這邊案上隨意擺兩件陳設那邊擺一對文齋地下順西牆一張檯頭大案案上座鐘瓶洗之外磊着些書籍法帖案前一張大理石面小方桌上面擺得筆硯精良左右兩張杌子北一面靠碧紗櫺東西兩架書閣兒當中便是卧房門門上挑着葱綠軟簾兒門裡安着個曲折榻子榻子上嵌着塊大玻璃放着綢擋兒却望不見卧房裡的牀帳又見那外間滿屋裡貼落的圖書四壁何小姐自幼也曾正經讀過幾年書自從奔走風塵沒那心興理會到

此如今心閑興會見了許多字畫不免賞鑑起來一抬頭
先見正南牕戶上檻懸着一面大畧的匾額古宣托裱界
畫硃絲寫着徑寸來大的角四方的顏字何小姐要看看
是何人的筆墨先看了看下款却只得一行年月並無名
號重復看那上款寫着老人書付驥兒誦之纔曉得是公
公的親筆因讀那匾上的字見寫道是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裡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何小姐看了一遍粗枝大葉也還講得明白却不知這是
那書上的格言還是公公的庭訓只覺句句說得有理暗
說原來老人家弄個筆墨也是這等絲毫不苟的因又看
那東隔斷方牕上頭也貼着個小小的橫額子却是碗口
大的八分書寫得是

弋鴈聽雜

上款是龍媒老弟屬下款是克齋學隸這兩句詩經姑娘還記得又看方懸兩旁那副小對聯寫得軟軟兒的一筆趙字寫着

屋小於舟

春深似海

却是新郎自己的手筆何小姐心裡道這屋小於舟不過道其實耳下聯的意思就有些不大老成不是老人家教誦這段格言的本意了一面回頭又看那身後炕案邊掛的四扇屏寫得都是一方方的集錦小楷却是諸同人送的催妝曲大畧看了一看也有幾句莊重的也有幾句輕

挑的也有看着不大懂得的合張姑娘一路說笑着便站起來到大案前看西牆掛的那幅堂軸見畫的是仿元人三多圖落款是友生聲盦莫友士寫意姑娘都不知這些人爲誰又看兩旁那副描金硃絹對聯寫道是

金門待奏賢良策

玉筍新藏博議書

上款是奉賀龍媒仁兄大人合巹重喜下款是問羹恩弟梅鼎拜題并書何小姐看了一笑因問道這梅鼎是誰呀是個甚麼人兒呀張姑娘道他也是咱們個旗人他們太爺稱呼同大人現任南河河道總督這梅少爺是公公的

門生又合玉郎換帖所以去年來了公婆還叫我見過昨日他也在這裡來着姐姐沒聽見進來鬧房的那一羣裡頭第一個討人嫌吵吵不清的就是他公公可疼他呀常說那孩子有出息兒何小姐道這孩子兒呀我只說他沒出息兒張姑娘道姐姐怎麼倒知道他麼何小姐道我何曾知道他你只看他送人副對子也有這麼淘氣的麼張姑娘聽了這話又把那對子念了一邊纔笑起來道果然姐姐這一說破了再看那待字新字下得尤其可惡並且還不能原諒他無心昨日姐姐只管在屋裡坐着橫豎也聽見他那嘴剗了二人說着轉到臥房門口何小姐抬頭

看門上時也有塊小匾寫着

瓣香室

心裡想道這瓣香兩個字倒還容易明白只是題在臥房門上不對啊這臥房裡可一瓣心香的供奉誰呢一面想一面看那匾上的字只見那縱橫波磔一筆筆寫的儼如鐵畫銀鈎連那墨氣都像堆起一層來似的配着那粉白雪亮的光綾地兒越顯黑白分明得好看及至細看纔知不是寫的原來照紫花兒一樣用青絨繡出來的那下款還繡着桐卿學繡一行行楷小字還繡着兩方硃紅圖書何小姐道這倒別緻這桐卿又是誰呀手兒怎麼這麼巧

哇這個人兒在那裡我見得着他見不着張姑娘道姐姐豈但見得着只怕見着他叫他繡個甚麼他還不敢不繡呢但是這個人兒他可只會繡不能寫這塊匾的藍本是他求人家寫的何小姐只顧貪看那屋子也不往下再問說着將要進門張姑娘道柳條兒你先進去把玻璃上那個擋兒拉開得點亮兒柳條兒答應一聲先側着身子過去何小姐隨着也進了屋門見那曲折榻子是向西轉過去的等柳條兒撤玻璃擋兒的這個當兒回頭一看見那榻子東一面長長短短橫的豎的貼着無數詩牋都是公子的近作看了看也有幾首寄懷言志的大抵吟風弄月

居多一時也看不完只見內中有一幅雙紅牋紙題着一首七言截句那題目倒寫了有兩三行寫道是

庭前偶植梧桐二本纔似人長日攜清泉洗之
欣欣向榮越益繁茂樹猶如此我見應憐口占
二十八字

卽博 桐卿一粲並待 簫史就正

亭亭恰合稱眉齊爭怪人將鳳字題好待干雲垂蔭
日護他比翼效雙栖

後面另有一行寫着龍媒戲草何小姐看了這首詩臉上
登時就有個顛顛不然的樣子倒像笑的添了一樁甚麼

心事一般纔待開口立刻就用着他那番虛心克己的工夫了忙轉念道且慢這話不是今日說的且等閒來合我這妹子仔細計較一番再作道理且住說書的這位姑娘好容易纔安頓了他心裡又神謀魔道的想起甚麼來了列位這句話說書的可不得知道何也呢他在那裡把個臉兒望着榻子看詩他那臉上的神氣連張金鳳還看不見他心裡的事情我說書的怎麼猜得着你我左右閒在此大家閒口弄閒舌何不猜他一番按這書的上文猜了去何小姐同張姑娘正在談笑看到安公子這首詩忽然的心下不然起來大槩是位聽書的都聽得出來這首詩

是爲何玉鳳張金鳳而作那桐卿兩個字不必講用的是鳳鳴桐生的兩句又暗借一個金井梧桐的典含着一個金字在裡頭自然是贈張金鳳的別號那簫史兩個字不必講用的是吹簫引鳳的故事又暗借一個秦弄玉的名號含着一個玉字在裡頭一定是贈何玉鳳的別號因此上這位姑娘看了便有些不然起來也未可知只是這首詩的命意選詞格調體裁也還不醜便是他三個的性情才貌彼此題個號兒叫個號兒也還不知肉麻況且字緣名起伊古已然千古首屈一指的孔聖人便是一位有號的仲尼曰君子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仲尼日月也一部四

書凡三舉聖號稱號亦通例也似不足怪何至就把這位姑娘惹得不然起來呢然而細推敲了去那四書的稱號却有些道理在裡頭中庸兩見明明道着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到了孫述祖訓筆之於書想要垂教萬世既不好書作孔大寇孔協揆更不得書作夫執御者鄉人之子難道竟書作大父曰君子中庸家祖祖述堯舜不成他是除了稱號沒得稱的只得仲尼長仲尼短了哇論語一見是子貢見叔孫武叔呼着聖號謗毀聖人因申明聖號說這兩個字啊如同日月一般謗毀不得的此外却不會見子思稱過仲尼家祖也

不聞子貢提過我們仲尼老師至於孟子那時既無三科以前認前輩的通例可遵以後賢稱先聖自然合稱聖號此外合孔夫子同時的雖尊如魯哀公他祭孔夫子的諫文中也還稱作尼父然則這號竟不是不問張王李趙長幼親疎混叫得的降而中古風雅不過謝靈運勲業不過郭子儀也都不聽得他有個別號然則稱人不稱號也還有詩可稱便是找說書的也還趕上聽見旗籍諸老輩稱彼此稱謂如稱台閣大老張則張中堂李則李大人遇着旗人則稱他上一個字也有稱姓氏的如章佳相國富察中丞之類但是個大父行輩則成爲某幾人爺父執則稱

爲某幾老爺平輩相交則稱爲某幾爺至於宗族中止有大爺叔叔哥哥兄弟的稱呼卽乎房分稍遠也必稱某幾大爺叔叔家的幾哥哥幾兄弟從不會聽得動輒稱別號的舊風之淳樸如此到了如今距國初進關時節曾不百年風氣爲之一變旗人彼此相見不問氏族先問台前怪及至問了是個人他就有個號但問過他就會記得更怪一記得了久而久之不論尊卑長幼遠近親疎一股腦子把稱謂攔起來都叫別號尤其怪照這樣從流忘反流到我大清二百年後只怕就會有甲齋父親乙亭兒子的通稱了且將奈何何小姐或者有見於此覺得安公子以世

家公子無端的從自己閨闔中先鬧起別號來怪他沾染時派過重所以看了那桐卿簫史的稱呼有這番心下不然也未可知若果如此這位姑娘就未免有些積慮過遠嫉惡過嚴了要知如安公子的好稱別號是他爲了難了怎見得呢一個人三間屋子裡住着兩個媳婦兒風趣些卿長卿短罷畢竟孰爲大卿孰爲小卿佳懷些若姐若妹罷又未免名不正則言不順狗俗些稱作奶奶罷難道好分出個東屋裡奶奶西屋裡奶奶何家奶奶張家奶奶來不成這是安公子不得已之苦衷却不是他好趣時的陋習便是被他稱號的人也該加些體諒照這等說來何小

姐的不悅還不爲此既不爲此爲着何來想來其中定有個道理他既說了要合張姑娘商量只好等他們商量的時候你我再聽罷却說何玉鳳當下不把這話說破便先擱起不提因搭趙回頭望着張姑娘道好哇我老老實實兒的一個妹妹怎麼一年來的工夫學壞了這桐鄉分明是人贈你的號那蕭史自然要算贈我的號了若然這門上瓣香室三個字竟是你繡的你怎麼方纔還合我支支吾吾的鬧起鬼來呢問得個張姑娘無言可答只是格格的笑說着何玉鳳遞過榻子進了那間臥房只見靠西牆分南北擺兩座墩箱上面一邊硤着兩個衣箱當中放着

佛像何小姐心下暗道原來這裡果然供養香火這就無怪題作辦香室了只是怎的把佛像供在臥房裡這前面又是誰的牌位呢一面想走向前一看見上面是十三妹姐姐福德長生祿位一行字把他詫異得叫的一聲問出一句俊話來問道這供的是誰是誰供的張姑娘笑道我的十三妹姐姐情知可是誰呢難道還有第二位不成何小姐正色道妹妹你忒也胡鬧這如何使得你這等鬧法豈不要折盡我平生的福分還不快丟開他說着伸手就要把那長生牌兒提起來拿開慌的個張姑娘連忙雙手護住說道姐姐動不得這是我奉過公婆吩咐的何小姐

聽了更加着急起來說這越發不成事了你快告訴我公
婆怎的說張姑娘道姐姐別忙咱們就在這桌兒兩旁坐
下聽我告訴你二人歸坐柳條兒給他姑娘裝過袋烟來
張姑娘一面吃着烟便把他去年到了淮城店裡見着公
婆怎的說起何小姐途中相救兩下聯姻許多好處怎的
說一時有恩可感無報可圖便要供這長生祿位朝夕焚
香頂禮安老夫妻聽了怎的歡喜依允後來供的這日安
太太怎的要親自行禮他怎的以爲不可攔住後來又要
公子行禮却是安老爺說他不是一拜可以了事這纔
自己掛冠帶他尋訪到青雲山莊的話說了一遍何小姐

聽了心下纔得稍安一時兩意相感未免難過只不好無
故傷心想了一想轉勉強笑道我想起來了記得公公在
青雲山合我初見的這天曾經提過這麼一句那時我也
不曾往下斟酌不想妹妹你真就鬧出這些故事兒來如
今你既把我鬧了來了你有甚麼好花兒呀好吃的呀就
剪直的給我帶給我吃不爽快些兒嗎還要這塊木頭墩
子作甚麼你不許我拿開他你的意思不過又是甚麼搭
救性命咧完配終身咧感恩咧報德咧這些沒要緊的話
你只想你昨日在祠堂那一番肺腑之談還不抵救我一
命麼還不是完我終身麼我又該怎麼樣呢你必定苦苦

的不許我拿開這長生牌兒我從明日起每日清早起來
給公婆請了安就先朝着你燒一炷香磕一陣頭我看你
怎麼樣張姑娘道姐姐不用着急姐姐既來了難道我放
着現佛不朝還去面壁不成只這長生牌兒却動不得姐
姐聽我說個道理出來何小姐道這還有個甚麼道理呀
你倒說說我聽張姑娘指了指壁上罩着的那畫兒說姐姐
要知這個道理先看這個頑意兒就明白了說着便叫過
花鈴兒來要扶了他自己上机橙兒去揭起那層絹來這
個當兒何小姐早一抬腿上去揭起那擋兒來一看那裡
是甚麼佛像原來是一副極豔麗的士女圖只見正面畫

着一個少年穿着件魚白春衣靠着一張畫案案上堆着一卷書在那裡拈筆搦思上首橫頭坐着個美人穿著大紅衫兒湖色裙兒面前安着個博山爐在那裡添香下首也坐着個美人穿着藕色衫兒松綠裙兒面前支着個繡花綳子在那裡挑繡旁邊還有兩個小鬟拂塵煮茗只有那士女的臉手是畫工其餘衣飾都是配着顏色半紫半繡連那頭上的鬢髮珠翠衣上的花樣褶紋都繡出來繡得十分工緻何小姐不由得先贊了一句道好漂亮針線這斷不是男工繡的一定也是那位桐卿先生的手筆了說着下來轉正了細細的一看畫的那三副臉兒那少年

竟是安公子那穿藕色的却酷似張姑娘那穿紅的竟是
給自已脫了個影兒把他樂的連連說道難爲你好心思
怎麼想來着你我相處了二年我竟不知道你這麼手兒
巧還會畫呢張姑娘道姐姐打諒真個的我有這麼大本
事麼除了這幾針活計是我作的這稿子是人家的主意
那臉兒是一位姓陶的畫的連那地步身段首食衣紋都
是他勾出來我照着作起來的何小姐道這個姓陶的又
是誰呢張姑娘道咱們這裡有位程師爺江蘇常州人他
有個姪兒叫作程銓不知在那個修書館上當供事這姓
陶的就是那程銓的娘子這個人叫作陶桂冰號叫樺禪

我看見他這名字還念了個白字叫他陶桂冰被人家笑話了去了纔告訴我說這是個冰字讀作凝姐姐屋裡掛的那張玉堂春富貴就是他畫的工筆人物他也會畫最擅長的是傳真今年夏夫程師爺叫他來給婆婆請安婆婆便請公公自己出個稿子叫他畫幅行樂公公說我出個甚麼稿子呢古人第一個畫小照的是商朝的傳說他那幅稿子却不是自己出的及至漢朝的馬伏波將軍功標銅柱却是絕好的一幅稿子呢只是雲台二十八將裡頭又獨獨的不會畫着他我這樣年紀一個被叅開復的候被知縣還鬧這些作甚麼況這程世兄的令政又是個

女史倒是教他們小孩子們畫着頑兒去罷我們就把他請過這屋裡來不是容易纔商量定了這個稿子畫成你我三個人這幅小照何小姐道我且不管你們是容易商量的也罷不是容易商量的也罷我只問你我是個管作甚麼兒的怎麼會叫你們把我的模樣兒畫了來了一年之久我直到今日纔知道啊張姑娘道豈但姐姐的模樣兒連姐姐都叫人家娶了來了姐姐也是一年之久直到今日纔知道哇姐姐要問怎麼就把姐姐的模樣畫了來了請問這裡現放着姐姐這麼個模樣的妹妹還怕照着畫不出妹妹這麼個模樣兒的姐姐來麼話雖這樣說只

你這眉梢眼角的神情合那點硃砂痣倆酒窩兒也不知費了我多少話纔畫成的呢何小姐道我是急於要聽聽你方纔說的那不許我扔開這長生牌位兒的道理這話又與那長生牌兒何干呢張姑娘道姐姐別忙啊要留那長生牌兒的道理正在這一幅行樂圖兒上頭說起來這話長着的啊自從去年我姊妹兩個在能仁寺草草相逢匆匆分手以後算到今日整整的一年零兩個月這其間無限的離合悲歡今日之下我纔盼到合姐姐一室同居長相聚首姐姐雖是此時纔來我這盼着姐姐來的心可不是此時纔有的這話大約姐姐也該信得及何小姐連

連點頭答應說豈但信得及這話大約除了我還沒第二個人明白張姑娘道這就見得姐姐知道我的心了只是我雖有這條心我到了淮安見着公婆是個纔進門的新媳婦兒不知公婆心裡怎樣這句話我可不好向公婆說不想公公到了青雲堡訪着九公見着褚大姐姐褚大姐姐也想到你我合他三個人這段姻緣上及至婆婆到了他們早合公婆商量到這段話這段話他三位老人家自然也因爲我是個纔進門的新媳婦兒又不曾告訴我落後還是褚大姐姐私下告訴了我他還囑咐我先不要提起我只管知道公婆的心裡是怎麼樣了我可又不敢冒

冒失失的問那時候更摸不着你老人家的主意我更不敢合你我這位玉郎商量這天閑中我要探探他的口氣誰知纔說了一句他講起他那番感激姐姐敬重姐姐的意思來倒合我背了一大套四書把我排揎了一陣這話也長等閑了再告訴姐姐何小姐道這話也不用你告訴我我也深知你的甘苦并且連你們背的那幾句四書我都聽見了張姑娘聽了一怔便愜他道姐姐站住姐姐通共昨日酉止纔進門兒還不夠一週時姐姐這話是從那裡打聽了去的我倒要問問罷了爲甚麼先哲有言當得意時慢開口當失意時慢開口與氣味不投者對慢開口

與情性相投者對慢開口這四句話真是戒人失言的深
意只看何小姐這等一個精細人當那得意的時候合個
性情相投的張姑娘說到熱鬧場中一個忘神也就漏了
兜益發覺得這四句格言是個閱歷之談了閑言少敘却
說何小姐一時說得高興說得忘了情被張姑娘一慚不
覺羞得小臉兒通紅本是一對啁啾兒女促膝談心他只
得老著臉兒笑道討人嫌哪你給我說底下怎麼着罷張
姑娘道底下一直到公婆到了家把一應的事情都料理
清楚了這天纔叫上我去從頭至尾告訴了我我纔委曲
婉轉的告訴了你我這個玉郎公公纔擇吉親自寫的通

書合請媒的全帖這纔算定規了給姐姐作合的這樁大事這幅行樂圖兒可正是定規了這樁事的第三天畫的不然姐姐只想也有個八字兒沒見一撇兒我就敢冒冒失失把姐姐合他畫在一幅畫兒上的理嗎何小姐聽了益發覺得他情真心細自是暗合心意因望着那幅小照合他說這是便是了只是人家在那裡讀書你我一個弄一個香爐一個弄一堆鍼線在那裡攪人家那心還肯攪在書上去呀張姑娘歎了一聲道姐姐的心怎麼就合我的心一個樣呢姐姐那裡知道現在的玉郎早已不是你在龍仁寺初見的那個少年老誠的玉郎了自從回到

京這一年的工夫家裡本也接連不斷的事他是弓兒也
不拉書兒也不念說話也學的尖酸了舉動也學得輕挑
了妹子是臉軟勸着他總不大聽卽如這幅小照依他的
意思定要畫上一個他對面畫上一個我倆人這麼對瞅
着笑我說這影啊似的算個甚麼呢他說這叫作歡喜圖
我問他怎麼叫歡喜圖他就背了一大篇子給我聽我好
容易纔記住了等我說給姐姐聽聽他說當日趙松雪學
士有贈他夫人管夫人的一首詞那詞說道

我儂兩個忒煞情多譬如將一塊泥兒捏一個你塑
一個我恁然歡喜呵將他來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團

再鍊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那其間那其間我身子裡有你也你身子裡也有了我

姐姐只說這話有溜兒沒溜兒我就說趙學士這首詞兒也太輕薄你這意思也欠莊重你要畫可別畫上我我怕人家笑話他儘只鬧着不依我就想了個主意我說你要畫我這不是姐姐的事也定了嗎索興連姐姐把咱們三個都畫上你可得想一個正正經經的題目還得把你我三個人的這場恩義因緣聯合到一處我可要請公婆看過并且留着給姐姐看的我拿姐姐這一鎮繞把他的胸氣鎮回去了也虧他的聰明兒真快就想這這幅稿子他

說他那面兒叫作天下無如讀書樂姐姐這面兒叫作紅袖添香伴著書我這面兒就算給姐姐繡這幅小照呢祇作買絲繡作平原君我聽了聽這還有些正經繡請那位陶樺禪畫史畫了手臉我補的這鍼線這便是這幅行樂的來歷這如今姐姐是來了公婆又費了一番心把你我的兩間屋子給收拾得一模一樣我想等過了姐姐的新滿月把那槽碧紗櫥照舊安好了把姐姐這個長生牌兒還留在我屋裡把我這個小像姐姐帶到姐姐屋裡去這一來不但你我姊妹兩個時時刻刻寸步不離便是他到那屋裡有個我的小像陪着姐姐到這屋裡又有個姐姐

的長生牌兒護着我他看着眼前的這番和合歡慶自然該想起從前那番顛險艱難你我兩個再時常的指點勸勉他叫他一心奮志讀書力圖上進豈不是好這便是我不許姐姐丟開這長生牌兒的道理姐姐道妹子說得是也不是請教張金鳳這等一套話那何玉鳳聽了可有個道他不是的只是你我說書的聽書的可莫爲那燕北閑人所欺據我說書的看來那燕北閑人作第十二回安大令骨肉紋天倫佟瑞人姑媳祝俠女的時候偶然高興寫了那麼一個十三妹的長生祿位牌兒不過覺得是新色花樣醒人耳目及至寫到這回十三妹是娶到安家來了

這個長生牌兒不提一句罷算漏一筆提一句罷沒處交
代替他算算何玉鳳竟看不見這件東西無此理看見不
問更無此理看見問了照舊供着尤其無此理除是劈了
燒火那便無理而又無理無理到那頭兒了就讓想空了
心把那個長生牌兒給他送到何公祠去天下還有比那
樣沒溜兒的書嗎大約那燕北閒人也是收拾不來這一
筆沒了招兒擄了汗了就搜索枯腸造了這一片漫天的
謊話成了這段賺人的文章雖是苦了他作書的却便宜
了你找說書的聽書的假如有這樁事却也得未曾有便
是沒這樁事何妨作如是觀閒話休提言歸正傳却說何

小姐聽了這話不由得趕着張姑娘叫了聲好妹妹怎的
你這見識就合我的意思一樣可見我這雙眼珠兒不曾
錯認你了我正有段話要合你說纔說到這句戴嬷嬷回
道舅太太過來了二人便把這話掩住連忙迎出來讓坐
舅太太道我不坐了我那裡給你們烙的滾熱的盒子我
纔叫人給褚大姑奶奶合那兩位少奶奶送過去了咱們
娘兒們一塊兒吃我給你們作個和合會說着拉了二人
過南屋去了不提他姐妹兩個一同在舅太太屋裡吃了
餚餚便同到公婆根前來安老爺正在外面陪鄧褚諸人
暢飲安太太正合褚大娘子張太太并兩個姪兒媳婦閒

話又引逗着褚家那個孩子頑耍了會子那天已早晚飯時候二人伺候了婆婆晚飯安太太因他們還不曾過得十二日仍叫張姑娘伴了何小姐回到新房同公子夫妻每共棹而食飯罷晚間安公子隨了父親進來闔家團聚提了些往日世事之難敘了些現在天倫之樂安老爺便合太太說道如今咱們的事情是完了大後日可就是烏老大家的喜事他臨走再三求下太太給他送送親他也爲家裡沒個長輩兒我們自然要去幫幫他纔是安太太道我也正在這裡算計着呢這天一定是得在城裡頭住下的了就着這一盃就各處看看親戚道道乏去安老爺

道豈止太太要去我也正打算趁這機會出去走走咱們
娶這兩個媳婦兒都不曾驚動人事情過了到得見着了
都當面提一句底下該帶去磕頭的地方太太還得走一
盪不要惹人怪只是你我兩個人都出了門褚大姑奶奶
沒個人陪不是禮呀褚大娘子道這又從那裡說起二叔
真個的還拿外人待我嗎你二位老人家只管走這天我
正有事我要赴席去呢舅太太道姑奶奶那裡去呀褚大
娘子道我們大哥大嫂子要請我去坐坐兒又不敢回二
叔二嬸兒要弄了吃的給我送進來我說我是借著我們
老爺子分兒上二叔二嬸兒纔把我當個兒女待咱們各

親兒各論兒你們要這們鬧起來那可就是作踐我了如今我就定下那天吃他們去安太太道狠好麼這他們又有甚麼不敢說的呢安老爺道旣如此就求舅太太合親家給我們看家罷安太太道果然的我又想起件事來了因向何小姐道你不說要給媽開齋呢嗎這天正是個好日子這一席我同老爺又不好陪倒是你三口兒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早上先在佛堂前燒了香通個誠算了一愿把他二位請到你們屋裡吃去這就算你們給他二位順了齋了豈不好張太太聽了先訪作嗎呀親家你家那頓飯不吃肉喂我吃上筋子就幹開了齋了還用叫姑爺

姑奶奶這麼花錢費事安老爺道是雖如此也得叫他們小孩子們心裡過得去舅太太聽着說完了便笑道你們站着咱們商量商量這麼一對挪你們行人情的行人情認親戚的認親戚女兒女婿給開齋的開齋這天算都有了吃兒了我呢間的大家連安老爺也不禁大笑起來安太太道你無論他們誰家有剩湯剩水的揀點兒就吃了要不我給你留個餚餚舅太太道可不是呢我有辦法兒因合張太太道親家母到了那天你早上同親家老爺赴了女兒女婿的席晚飯等我弄點兒吃的請你我可不管親家公張太太道他還敢驚動舅太太咧他在外頭那不

吃了飯哪大家又談了一刻纔各各回房安置金玉姊妹
這裡候公公進了屋子服侍婆婆摘了簪子兩個纔扶了
丫鬟前面僕婦打着一對火把燈引着回家又到舅太太
屋裡閑談了片刻舅太太便催着他三個歸房何小姐這
日正是善飲的朋友入席第三杯有名色的叫作新娘第
二晚一宿晚景提過却說安老爺安太太一家向來睡得
早起得早次日清晨兒女早來問安大家正在閒談人回
鄧九太爺過來了安老爺迎出去一路說笑進來到上房
坐下鄧九公一一的應酬了一陣便道若弟老弟婦我今
日特來道謝道乏咱們的正事也完了過了明日後日是

個好日子收拾收拾我可要告辭了這話褚大娘子聽了先有些不愿意他本是個活動熱鬧人在這裡住了幾日處的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合式的內中金玉姐妹尤其打得火熱更兼正要去赴華嬖嬖家的請如今忽然熱刺刺的說聲要走他如何肯呢只是自己不好開口早聽安老爺說道九哥你忙甚麼雖說你在這裡幾天正遇着舍間有事你我究竟不曾好好兒的喝兩場安太太也是在旁款留褚大娘子便道人家二叔二嬸兒既這麼留咱們就多住兩天不好你老人家家裡又有些甚麼惦着的呀九公道倒不是惦着家在這裡你二叔二嬸兒過於爲我

操心忙了這一程子了也該讓他老公母倆歇歇兒安老爺聽了那裡肯放便道老哥哥來不來由你放不放可就得由我了鄧九公聽了哈哈大笑說那麼着咱們說開了我也難得到京一邊往回來了又身上有事不得自在如今老弟你要留下我你可別管我我要到前三門外頭熱鬧熱鬧的聽兩天戲這西山我也沒逛夠還有海淀萬壽山昆明湖我都要去見識見識一直逛到香山再看看燕台八景從盤山一路遶回來撒和撒和也不用老弟你陪我我瞧你們那位老程師爺有說有笑的我們到合得來還有寶珠洞那個不空和尚這東西敢是酒肉全來也好

大量問了問他這些地方他都到過再帶上女婿我們就走下去了我回家咱就喝我出去我們就逛是這麼着我就住些日子不我可就不敢從命了安老爺連說就是這樣當下他父女各各歡喜鄧九公談了幾句又到公子新房望了一望纔高高興興的出去按下不提安老夫妻連日在家便把鄧九公幫的那分盛奩歸着起來接着就找補開箱清結帳目收拾傢伙打掃屋子安太太先張羅着打發兩個姪兒媳婦進城安老爺又吩咐人張羅把張老的那所房子打掃糊裱起來好預備他搬家諸事粗定他老夫妻纔各各出門進城謝客安公子便預先吩咐了廚



房預備了一棹盛饌又叫備了棹午酒這日先在天地佛堂擺了供燒了香請張老夫妻磕過頭然後請到新房給他二位順齋兩個老兒倍常歡喜這日打扮得衣飾鮮明一同過來張老是足登緞靴裡面襯着魚白標布上身兒油綠縐綢下身兒的兩截夾襖寶藍亮花兒緞袍子釘着雙白朔鼠兒袖頭兒石青哈喇寒羊皮四不露的褂子鞍種羊帽子帶着個金頂兒原來安老爺因家中辦喜事親家老爺沒個頂帶不好着石青褂子慮到眾親友錯敬了非待親戚之道適逢其會順天府開着捐輸例便給他捐了個七缺後的候選末入流頭上便有了這個朝廷名器

他自己却以爲雖是身家清白究竟世業農桑不圖這虛好看因此遇着有事便頂戴榮身沒事的日子便把頂子拔下來擱在錢裕綢兒裡這日也因是叩謝佛天所以纔戴上的張太太又是一番氣象了除了綢裙兒縐衫兒不算外頭上是金烘烘黃塊塊莫講別的只那根烟袋比舊日長了足有一尺多烟荷包用到絳色氈子的裡頭裝的是六百四一觔的湖廣葉子還是成觔的買了來家裡存着隨吃隨裝這兩個老兒也叫着孤始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平了閒話休提却說他夫妻兩個到了女婿房裡安公子金玉姊妹先讓到西間客坐坐下公子同何小姐

親自捧茶張姑娘裝過一袋烟來仍是照前那等裝法這
個當兒張太太已經念過七八聲佛了不一時戴嬷嬷回
飯擺齊了三個人讓他二位出來分東西席坐好何小姐
送了酒退下去向着二人便拜慌得個張老說道姑奶奶
你這是怎麼說連忙出席還揖不迭張太太說盤了不的
了站起來趕着過來就要攙起來不想袖子一帶把雙筷
子拐在地下把盅酒也拐倒了灑了一掉子幸而那盅子
不曾掉在地下僕婦們連忙上前揀筷子擦桌子重新斟
酒鬧成一團他那裡還拉着何小姐說姑奶奶你這是咱
兒說你留我多吃幾年大米飯罷別價儘等折受我咧何

小姐道慢講爹媽爲我持這一年的齋我該儘個頭的我自從在能仁寺受了你二位老人家那個頭到今日想起來便覺得罪過何況今日之下妹妹是誰我是誰呢他兩老也諶不出個甚麼兒來公子便讓着歸了坐那老頭兒到依實吃了兩三個餛飩一聲兒不言語的就着菜吃了三盃半飯張太太先前還是乾嗽白餛飩何小姐說媽倒是吃點兒菜呀他見那棹子上擺着也有前日筵席上的那小雞蛋兒熬乾粉又是清蒸刺猾皮似的一盃合那一盃黑漆漆的一條子一條子上面有許多小肉錐兒的不知甚麼東西若論張太太到了安老爺家也一年之久了

難道連燕窩魚翅海參還沒見過不成只因安老爺家雖是個世族大家却守定了那老輩的勤儉家風不比那小人乍富枉花那些無味的錢混作那等不着要的濶家中除了有個喜事以至請個遠客之外等閒不用海菜這一類的東西因此張太太雖然也見過幾次知道名兒只不知那個名兒是那件上的所以不敢輕易上筷子如今經何小姐揀樣的讓着給夾過來他便戒兒喫戒兒喫的吃了一些不想那肚子有冒冒的一年不曾見過油水兒了這個東西下去再搭上方纔那口黃酒敢是肚子裡就不依了竟咕噪噪的叫喚起來險些兒弄到老康頗一飯三遺

矢幸虧他是個羊臟咕啄了會子竟不會問動一時大家吃完了飯兩個丫鬟用長茶盤兒送上嗽口水來張老擺了擺手說不要因叫道女孩兒你倒是揭起炕氈子來把那蓆縻兒給我掀一根來罷柳條兒一時摸不着頭公子說拿牙籤兒來柳條兒纔連忙拿過兩張雙摺兒手紙上面托着根柳木牙籤兒張老剔了會子牙又從腰裡拉下一條沒擺邊兒大長的白布手巾來擦了擦嘴又喝了兩口茶便站起來道姑爺兩位姑奶奶費心我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可得到前頭招護招護去了公子道晌午還預備着菓子呢張老道姑爺你知道的我不會喝酒又不吃那

些零碎東西再說今日親家老爺太太都不在家他們伴兒們倒跟了好幾個去在家裡的呢也熬了這麼幾天了誰不偷空兒歇歇兒我幫他們前頭照應着去說着便出去了公子一直送出二門方回這裡張太太吃了一袋烟也忙着要走何小姐道媽可忙甚麼呢沒事就在這裡坐一天說說話兒不好他道畀姑奶奶你婆婆托付了我會子偕把人家舅太太一個人兒丟下不是話再說他晚上還給我弄下吃的了我更不會吃那些菓子呀酒的咧你們自家吃罷說着自已撮上烟袋荷包絹子也去了他三個跟到上屋只見舅太太吃完了飯正看着老婆子們那

裡拌鋸末子掃地見了張太太站起來道偏了我們了赴了女兒的席來了張太太道可吃飽咧齋也開咧我們姑奶奶這就不用惦記着咧舅太太便讓他姊妹兩個也坐下因合公子道這裡不要你你去罷公子正一心的事由兒想着回家便答應了一聲笑着先走了這裡姊妹兩個便在旁邊的小杌子上坐下那個大了頭長姐兒便從柳條兒手裡接過烟袋荷包來給張姑娘裝了袋烟回身又給何小姐倒過碗茶來何小姐連日見這個了頭在婆婆跟前十分得用便欠了欠身說長姐姐你叫他們倒罷隨即站起來同張姑娘走到排插兒背後一長一短的合他

說話兒因見他是個旗裝却又有些外路口音問了問纔知他爹娘是貴州狝苗的版黨老祖太爺手裡得的分賞功臣爲奴的罪人他爹娘到這裡纔養得他他從小兒便陪着公子一處頑耍到了十二歲太太纔叫上來的何小姐見他說話兒甜淨性情兒柔和從此便待他十分親近這且不提他姊妹兩個坐了片刻舅太太便道今日婆婆不在家你們姐兒倆也歇歇兒去我要合親家太太奏上人關牌呢因合何小姐道你這位公公呵我告訴你討人嫌着的呢他最嫌人關牌他看見人關牌却也不言語等過了後兒提起來你可聽麼不說他拙笨嬾兒全不會又

是甚麼這樁事最是消磨歲月了最是耽悞正經了又是甚麼此非婦人本務家道所宜了綑着個臉兒嘈嘈個不了偏偏兒的姑太太合我又都愛鬪個牌兒得等他不在家偷着鬪今日我可要贏我們親家太太倆錢兒了何小姐道娘就鬪牌我們也該在這裡伺候你只聽可再沒舅太太那麼會疼人的了說不用你們倆家去屋裡是說且不動呢零零碎碎也偷空兒歸着歸着以至公婆喜歡的甚麼呀家裡的事兒啊你們爺的脾氣性格兒啊隨身的活計啊姐姐也該問問妹妹也該說說今日不是個空兒嗎去罷何小姐本是不肯走被舅太太這一提倒提起

他心裡一樁事來正待要走張姑娘道姐姐舅母旣這麼吩咐不咱們就走罷家裡坐坐兒再來二人便攜手同行而去且住說書的這回書一開場你就交代此後便要入安龍媒正傳如今一回書說完了請教那一句是安龍媒的正傳啊況且何玉鳳到了安家纔得兩三天合張金鳳姊妹初聚這一邊自然該入門問諱有許多緊要正經話要問那一邊自然也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有許多緊要正經話要說纔是情理怎的便談到這些閨閣閑情合瑣屑筆墨作這等一篇沒氣力的文章莫非那燕北閑人寫到寶硯雕弓完成大禮有些江淹才盡起來了列

公待浮海而後知水非善觀水者也待登山而後見雲非善觀雲者也金玉姊妹兩個到了今日之下沒得緊要正經話可說了甚麼原故呢那燕北閑人早輕輕兒的把位舅太太放在中間這篇文章儘夠着了不必是這等呆寫至於這回書的文章沒一個字沒氣力也沒一處不是安龍媒的正傳聽到下回纔知這話不謬苟謂不然那燕北閑人雖閑也斷不肯浪費這等拖泥帶水的閑筆閑墨彼有取耳子姑待之這正是定從正面認廬山那識廬山真面目畢竟那金玉姊妹兩個回家又有些甚的枝節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九回終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回

開菊宴雙美邀新郎

聆蘭言一心攻舊業

這回書緊接上回話表安公子却說安公子本是個聰明心性侗儻人才也虧父母的教養詩禮的陶鎔纔不會走入軌穽輕佻一路自從上年受了那場顛險幸得返逆爲順自危而安安老夫妻暮年守着個獨子未免舐犢情深加了幾分憐愛偏偏的他又一時紅癡雙照得了何玉鳳張金鳳這等一雙才貌心性色色出衆的佳人心是肥了氣是飛了主意也漸漸的多了外務也漸漸的來了一個入到了成了授室離開父母左右便是安老夫妻恁般嚴

慈那裡還能時刻照管的到他有時到了興會淋漓的時節就難免有些小德出入這日安太太吩咐他給岳父母順齋原不過說了句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他就這等山珍海味的小題大作起來還可以說畫龍點睛至於又無端的弄掉菓酒便覺畫蛇添足可以不必了果然那一雙村老兒作不來這些新花樣力辭而去他便就這掉席酒上生出篇文章來因此在上房時舅太太讓了他一句他便忙忙的回房中催着打掃淨了屋子又有個知趣兒的小鬟點了兩枝蘭花香薰了薰張太太的那葉子烟氣味那時正是十月上旬天氣北地菊花盛開他早購了些

名種院子裡小小的堆起一座菊花山來屋裡簪瓶列盞也擺得無處不是菊花回到家裡便脫了袍褂換上一件倭緞鑲沿塌二十四股兒金線縐子的絳色縐縐鶴鶉爪兒皮襖套一件麝脖子摹本緞子面兒的珍珠毛兒半袖闊葫蘆兒帶一頂片金邊兒沿鬼子欄桿的寶藍滿平金的帽頭兒腦袋後頭搭拉着大長的紅穗子凡是這些過於華麗不文的服飾都是安老爺平日不准穿戴的這日父親不在家便要穿戴起來擺搭擺搭打扮好了又親自提着個宜興花澆澆了回菊花見那菊花山上有一枝金如意一枝玉連環開得十分玲瓏婀娜便自己取了把剪

花的小竹剪子剪下來養在書棹上那個罌紅花囊裡等了半日不見金玉姊妹兩個回來他就隨手拿了一本李義山的詩翻閱時當正午日影在牕恰好屋裡關住一個蜂兒急切不得出去碰得那牕櫺兒瑟瑟作响他手裡拿着那本詩正翻着昨夜星辰昨夜風那首無題看到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兩句益發覺得滿室中古香穠豔此情此景世人無此風雅了正看得高興只聽牕外鉤聲格格他姊妹兩個攜手同歸忙丟下書笑道你姊妹兩個來得大妙我這裡正有樁要事相商居吾語汝便讓他兩個牀上坐了自己就靠着那張書棹說道今日

給岳父母備了絕好的一棹菓子不想他二位老人家無此雅興父母既不在家何不要進來再開他罈好酒你我三個人作個賞菊小宴呢張姑娘聽了先說道把菓子要進來咱們吃了使得依我說酒可以罷了罷倒比不得公婆在家裡況且婆婆出門去了舅母雖是那樣說我同姐姐一會兒還得在上屋照料照料去纔是公子正在興頭上吃這一擋便有些不豫色然何小姐連忙向張姑娘丟了個眼色說道舅母不是外人旣那樣說咱們等會子再過去也使得就是咱們屋裡偶然偷空兒聚這麼一遭兒倒也沒甚麼的公子聽了纔鼓起興來便向着張姑娘道

你這人怎的這等欠雅對着美人賞此名花若無卮酒豈不辜負這良辰美景等我親自叫他們開酒去說着興匆匆的跑出去了這裡張姑娘攢着眉帶着笑向何小姐道我的姐姐你老人家是怎麼了前日合我說甚麼來着怎麼今日又這等高興起來了呢姐姐不知道是說公公准他喝酒他喝開了可沒把門兒人攔不住何小姐先嘆了口氣說道妹子你方纔說的實在是正經話我豈不知咱們前日沒得談完舅母來叫吃餚餚就把這話打斷了我看你我眼前可愁的還不專在他喝酒上自從我來的第二天看見他寫的春深似海的那副對聯合那首種柳桐

的七截詩我就添了椿心事正要合你說你比我早有先見之明又說了那套話我這兩日留上心一看妹妹你的話果然說的不錯這大約總由於他心性過高境遇過順興會所到就未免把這輕佻一路誤認作風雅殊不知便是真風雅這兩個字也最容易誤人誤人還誤得不能果然性情持得住風雅也不過成個墨客騷人儻被風雅移動了性情竟會弄成個輕薄子弟前賢那人無風趣官多貴案有琴書家必貧的兩句話語是過激之談却也確有此理你只看古往今來那些風雅先生們那一個是置身通顯的講到玉郎現在的處境上有兩位老家兒栽培下

有你我兩人侍奉豐衣足食無慮無愁可是你說的正是奮志成名力圖上進的時候我看他一切丟開只把這些閨閣閒情筆墨瑣屑作了個正經已經認差了路頭了再說一句不是你我不害臊的話若果然是照行樂圖兒上的那等一個不言不語的說不清道不明的你或者像長生牌兒似的那等一個無知無識推不動揉不動的我正所謂影裡情郎畫中愛寵他見這屋裡沒甚麼可風雅的去處少不得也得一心撲到書本兒上去偏偏兒守着這麼個模樣兒的你又來了照你這個模樣兒的我一個人能有多大精神要都用在這三間屋子裡還怕他不合脂

粉花香日親日近離經濟學問日遠日疎麼所以從來說的三日不與士大談則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又道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人何必無端的作這等危言未必不有見於此你我若不早爲之計及至他久假不歸有個一差二錯那時就難保不被公婆道出個不字來責備你我幾句便算公婆因愛惜他原諒你我不肯責備要知一樣的給人作兒子他這給人作兒子可與眾不同一樣的給人作媳婦你我這給人作媳婦可與眾不同他給人作兒子這條身子所關甚重你我給人作媳婦這兩副担兒也就不輕今日之下你我合他三個人費了公婆無限的精神

氣力千難萬難聚在一處既然彼此一心要不看破些枕席私情認定了倫常至性把他激成一個當代人物可不可惜他這副人才可不辜負公婆這番甘苦可不枉結了你我這段因緣何小姐說到這裡張姑娘先舉手加額的念了一聲佛說姐姐這話比我見的更遠我雖說臉軟碰着了也勸他幾句說的那會兒好笑嘻嘻的答應着過兩天還是沒事一大堆何小姐道他如今正在興頭上這樣合他輕描淡寫大約未必中用你不見你方纔攔了他一句酒倒罷了他就有些不耐煩起來麼所以我合你使了個眼色我的意思正要借今日這席酒你我看事作事索

性破釜沉舟痛下一番鍼砭你道如何張姑娘道好是好
極了我在姐姐跟前可不存一點心眼兒姐姐說話可一
會價的性急他的脾氣可一會兒的價性左咱們可試着
步兒來萬一有個一時說不對路倒不要被人聽見一下
子吹到公婆耳朵裡顯見得姐姐纔來了幾天兒兩個人
就不和氣似的何小姐道你這話慮的狠是正是衛顧我
的話你只放心我自然有個叫他左不到那裡去的說法
張姑娘道姐姐打算怎的個說法我聽聽何小姐纔要開
口兩個酒窩兒一動把臉一紅湊到張姑娘耳畔說了幾
句把個張姑娘樂的連連點頭笑道姐姐這叫作兵法攻

心爲上又叫作彭更有二焉何小姐似嗔似喜的瞅了他一眼說道人家合你說正經話你又來了因又說道果然他聽進這話去便是你我受他兩句甚麼話也不爲可憐不算受屈只要把他逼到正路上去不但如了公婆的愿成了他個人也不枉我拿着把刀把你兩個撮合在一塊子也不枉你說破了嘴把我兩個撮合在一塊子便是我的父母也不白佔人家的一塊墳塋親家爹媽也不白吃人家的半生茶飯了這話要擱在第二個人家兒的同房姊妹也說不得必弄到這個疑那個取巧那個疑這個賣乖倒壞了醋了你我兩個不但我信得及你我料你也一

定信得及我所以我纔合你商量你想着怎麼樣張姑娘
道姐姐這還有甚麼可商量的呀姐姐沒來就讓我有這
見識也沒這力量如今姐姐來了我還愁甚麼何況這話
兩個人說又比一個人得說多了呢不用商量一定如此
列公你看奇哉怪也好一對奇怪女孩兒他兩個算把兒
女英雄四個字擦住不撒手刁住不鬆嘴了閒話休提再
整何玉鳳張金鳳兩個計議停妥倒歡歡喜喜先張羅着
叫那些僕婦丫鬟放棹椅安匙筋洗盞滌器便傳給厨房
把菓子打發上來將擺得齊整公子早忙忙的進來見戴
嬈嬈在那裡汕哆嘆壺便叫道嬈嬈你先攔下那個快給

我我個干淨盆來掣酒原來安老爺的酒是交給葉通管
着便見葉通帶着兩個更夫抬進一大罈酒來放在廊下
公子忙着問葉通道滑稽呢葉通只愣愣的站着不言語
公子道你沒帶進來嗎葉通道纔回說請示爺甚麼是個
呱咕呀公子哈哈笑道難為你還告訴我你念過古文觀
止呢難道連滑稽列傳那篇漢文也沒念過嗎葉通道奴
才念過奴才只知那滑稽兩個字作口角詼諧利辨講道
是個甚麼奴才可怎麼帶得進來呢公子道怕不是這等
講法然則何不名曰口角詼諧利辨列傳而名曰滑稽列
傳呢這滑稽是件東西就是掣酒的那個酒掣子俗名叫

作過山龍又叫倒流兒因這件東西從那頭兒把酒掣出來繞個灣兒注到這頭兒去如同人的滑串流口雖是無稽之談可以從他口裡繞着灣兒說到人心裡去所以叫作滑稽又有個乖滑稽留的意思所以謂之滑稽列傳明白了哇取去罷噲葉通百忙裡無意中倒明白了個典笑道爺要說叫奴才取倒流兒去奴才此時早取了來了公子這陣不着要大約也由高興而起不一時葉通拿了酒掣子進來公子看着掣出來正好纔進屋子早見筵開綵綺人倚紅妝已預備得停停妥妥心下十分歡喜又見正面設着張大椅子東西對面兩張杌子因說道這首座

自然是爲我而設了佔了佔了一抬腿便從椅子旁邊拐
攔上邁過去站在椅子上盤腿大坐下來纔得坐下便斟
酒來酒來不防這個當兒張姑娘捧壺何小姐擎盃滿滿
的斟了一盃送到跟前他連忙道阿呀怎麼鬧起外官儀
注來了何小姐道這是咱們屋裡第一次開宴麼他聽了
便騰的一聲跳下座來座旁打了一躬慌得他姊妹兩個
笑而避之又聽張姑娘道人家姐姐這盃酒可得乾了哇
公子接過來站着一飲而盡張姑娘接過杯來便把壺遞
給何小姐照樣斟了一杯送過去公子道這是有例在先
的不消再讓也一口氣飲乾便要接壺來回敬他姊妹兩

個酒二人一齊正色道這可使不得看人家笑話叫了頭
們斟罷公子只得歸坐金玉姊妹便分左右坐了侍婢們
按坐送上酒來公子擎盃在手左顧右盼望着他姊妹兩
個說請阿自己便先飲了一口又撫掌道此人生第一樂
也何小姐笑道這個典用得恰咱們這堂屋裡正少一塊
匾等喝完了酒何不趁興就寫起來公子道用甚麼字呢
何小姐道四樂堂公子道怎的叫四樂何小姐道你把這
席酒算作第一樂那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只好算第二樂
仰不愧入天俯不忤於人只好算第三樂了還數餘着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奏起來可不是四樂堂公子聽得



這話有些扎耳朵便端起盃來又飲了一口道且食蛤蜊
隨卽喝乾了那盃向他姊妹照盃何小姐道這等來法濫
飲而易醉咱們莫如行個令罷這句話更打進公子心眼
兒裡去了連說有理我們行甚麼令呢屋裡書棹上有我
養習的絕好一枝玉枝環一枝金如意把他拿來大家擊
鼓傳花何如他兩個分明曉得把他兩個的芳名作戲只
作不解張姑娘道這個令行不成第一公公的家教咱們
家從沒樂器這一類東西便是此刻叫人在外頭現找去
只聽見背着鼓尋鎚的沒聽見拿着鎚尋鼓的縱讓找了
來我們雖沒行過這個令想理去自然也得個會打鼓的

打出個逼急緊慢來花落誰手裡纔有趣要就交給咱們這些了頭老婆子一打豈不把你這麼個好令弄得風雅掃地了嗎如今我到有個主意莫若就把你方纔說的名花美人旨酒作個令牌子想個方兒行起來豈不風雅些呢何小姐先說有理便說如今要每人說賞名花酌旨酒對美人三句便仿着東坡令每句底下要合着本韻綴上一句七言詩不准用花酒美人的通套成句都要切着你我三個今日的本地風光你道好不好公子聽了只樂得眼花兒撩亂心花兒怒發不差甚麼連他自己已出過花兒沒出過花兒都樂忘了手裡拿着一隻筷子敲打着桌

千道鳳兮鳳兮可見可見寶護我心依卿所奏張姑姐見公子狂得章法大亂只低了頭抽了口烟從兩個小鼻子眼兒裡慢慢的噴出來笑而不語何小姐却生來的言談爽利氣趾飛揚今日又故作出一團高興來但見他在坐上髮花亂顫手釧鏗鏘公子這些趣談他只像不曾留意只聽他向公子說道這個令可是我合妹妹出的主意我們兩個可不在其位況且女子從人者也這屋裡斷沒我兩個出令的理自然從首座行起公子酒入歡腸已不得一聲兒先要行這個新令不用人讓自已告着先喝了一盞令酒想了一想說道

賞名花 穩繫金鈴護絳紗

酌旨酒 玉液金波香滿口

對美人 雪樣肌膚玉樣神

金玉二人相視一笑都贊道好各飲了一口門盃公子順着領兒向張姑娘把手一拱道過令該桐卿了張姑娘道我不僭姐姐何小姐聽了更不推讓便合公子說道我們兩個可不能說的像你那們風雅呀只要押韻就是了公子道慢來慢來也得調個平仄合着道理纔算得呢何小姐道自然這平仄幸而還弄得明白道理也還些微的有一點兒在裡頭因說道



賞名花 名花可及那金花

纔說得這一句公子便攢着眉搖着頭道俗何小姐也不合他辨又往下說第二句道

酌旨酒 旨酒可是瓊林酒

公子撇着嘴道腐何小姐便說第三句道

對美人 美人可得作夫人

公子連說醜醜醜醜你這個令收起來罷把我麻犯的一身雞皮疙疸了你快把那盅酒喝了完事何小姐道怎的這樣的好令不入爺的耳呀要調平仄平仄不錯要合道理道理儘有怎麼倒罰我酒呢公子哈哈大笑道我倒詩

教請教這番道理安在何小姐道既叫我說咱們先講下說的沒個道理我認罰有些道理你認罰何如公子道說得有個理我吃一大盃沒道理要依酒谷金數受罰諒你也喝不起極少也得罰三盃還不准先儒以爲癩也張姑娘道就是這樣我保着姐姐姐姐要賴不但姐姐喝三盃我也陪三盃公子道既如此姑妄言之妄聽之罷囉何小姐見公子定要他說出個道理來趁這機會便把坐兒挪了一挪側過身子來斜籤着坐好了望着公子說道既承清問這話却也小小的也個道理在裡頭你若不嫌絮煩容我合你細講你方纔合妹子說的對着美人賞此名花

若無旨酒豈不辜負了良辰美景自然看得美人名花旨酒不容易得良辰美景尤其不容易得這話要不是你胸襟眼界裡有些真見解絕說不出來只是替那美人名花旨酒設想他談何容易作了個美人開成朵名花釀得盃旨酒也要那對美人賞名花飲旨酒的消受得那旨酒名花美人纔算得美人名花旨酒的知音便是那花酒美人也覺得增色不然你只管去對他賞他飲他你幹你的他幹他的那良辰美景也只得算幹那良辰美景的了其中毫無樂趣各不相干還怎生道得個風雅何況這幾件件件都是天不輕容易給人的幸而有盃旨酒又愁沒朵名

花可賞有朵名花又愁短個美人相對便算三樁都有了
更難的是美景良辰一時間都合在一處講到今日之下
大爺你生在這太平盛事又正當有爲之年五食錦衣高
堂大廈我合妹妹兩個雖到不去美人且幸不爲嫖母就
眼前這花兒酒兒也還不同野草村醪再逢着今日這美
景良辰真是一刻千金你算所望皆全無意不滿了要知
天道忌全人情忌滿美景不長良辰難再人無千日好花
無百日紅保不住盃中酒不空又怎保得住座上客常滿
你怎生想個方兒把這幾樁事搏節得長這些享用着安
穩些便好公子道正好喝酒取樂怎的忽然動起這等的

感慨牢騷來了何小姐搖頭道不是這等講我同妹妹兩個一個村姑兒一個孤女兒受上天的厚恩成全到這步田地再要感慨牢騷那便叫無病呻吟無福消受了只是我兩個作了一個婦女可立得起甚麼事業來不過是侍奉翁姑幫助丈夫教養子女支持門庭料量薪水這幾件事件件作得到家纔對得過天去我過來看了這幾日現在的門庭不用我兩個支持薪水不用我兩個料量眼下且無子女用我兩個教養第一件便是侍奉公婆這樁事我同妹妹儘作得到家就只愁你身上我兩個有些幫助不來我姊妹倒添了樁心事公子笑道這話那裡說起此

之謂蘧伯玉帶龍頭率率君子放着這等一位恢宏大度的何蕭史一位細膩風光的張桐卿還怕幫助不了一個安龍媒我到請教你二位待要怎的個幫助我又要幫助我到怎的個地位纔得心滿意足呢何小姐道不是謙你我三個人也用不着這個謙字我想人生夢幻泡影石火電光不必往這裡講就在坐的你我三個人自上年能仁寺初逢青雲山再聚算到今日整整的一年這一年之中你我各各的經了多少滄桑這日月便如落花流水一般的過去了如今天假良緣我兩個侍奉你一個頭一件得幫助得你中個舉人會上個進士中了翰林先交代了讀

書這個場面至於此以後的富貴利達雖說有命存焉難以預定只要先上船自然先到岸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豈不知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那時博得個大纛高牙位尊祿厚你我也好作養親榮親之計這等講起來我那插金花飲瓊林酒想封贈個夫人的令那一句沒道理你先道是俗醜我倒請教怎生纔是個不俗不腐不醜你這見解一定加人一等這等元妙高超法我兩個怎生幫助得你來公子聽了揚起頭來啞然大笑說道迂哉迂哉我只道你兩個有甚麼石破天驚的大心事這等爲難原來爲着這兩樁事論取

功名不敢欺安龍媒從考秀才起就不曾科考過第二次想那中舉人中進士也還不到得如登天之難據父親授我的這點學業我看看那入金馬步玉堂如同拾芥論養父母我家本不是那等等着錢糧米兒養活父母的人家兒只這圍着莊園的幾畝薄田儘可敷衍吃飯何況父親還有從淮上一路回京承諸相好義贈的不下萬金再加上鄧翁前日這一項足有四萬金的光景難道還不夠父母的安享不成何必遠慮到此何小姐道你把金馬玉堂這番事業就看得這等容易無論你有多大的學問未必強似公公你只看公公便是個榜樣至於家計我在那邊

住的時候也聽見婆婆同舅母說過圍着莊園的這片地原是我家的老園地當日多的狠呢年深日久失迷的也有隱瞞的也有聽說公公不憤經理這些事情家人又不行甚至被莊頭盜典盜賣的都有如今剩的只怕還不及十分之一果然如此這點兒進項本就所入不抵所出及至我過來問了問自從公公回京時家中不曾減得一口人省得一分用度如今倒添了我合妹妹兩個人親家爹媽二位再加我家的宋官兒合我奶娘家的三口兒就眼前算算無端的就添了七八口人了俗語說的好但添一斗不添一口日子不可長算此後只有再添人的怎生

得夠至於你說的這項銀子公公回京一路盤纏到家安置再加上妹妹合我這兩件喜事所費也就可想而知便有個三四萬銀子又支持得幾年若不早爲籌畫到了那展轉不開的時候還是請公公重作出山之計再去奔波來養活你我呢還是請婆婆摒擋薪水受老米的艱窘呢張姑娘從旁道姐姐這話實在想的深說的透大小人家都是一理大槩受這個病的居多說話間公子一面聽着又三杯過手了且住安家的家事怎的安公子不知底細何小姐到知底細何小姐尙知打算安公子倒不知打算何小姐精明也精明不到此安公子懵懂也懵懂不到此



這個理怎麼講列公其理甚明人所易曉何小姐是從苦境裡過來的如今得地身安安不忘危立志要成果起這家人家立番事業安公子是自幼嬌養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人何曾理會過怎生的料作生計艱難及至忽然從書房裡掏出來淮上一來一往走了一盞也只不過盱眙略些衝途市井的風土人情長得了甚的心胸見識落後回到家又機緣一步奏巧似一步境界一天從容似一天他看着那烏克齋鄧九公這班人一幫動輒就是廢千累萬未免就把世路人情看得容易了然則他當日那番輕身救父守義拒婚以至在淮上店裡監裡見着安老夫妻的

那一番神情在自家閨房裡訓飭張姑娘的那一篇議論豈不是個天真至性謹飭一邊的佳子弟如今怎的忽然這等輕狂放縱起來呢這也容易明白他從前那些行徑是天真至性裡裹住了點兒書毒現在的這番行徑是知識開了習俗所染這就叫學油滑了也還仗他那點書毒纔不學那吃喝嫖賭成一個花花公子所以就近於狂環一路大凡一個子弟都有四重關開了知識是第一重關出了書房是第二重關成了家是第三重關入了宦途是第四重關一關一變變則化化則休矣果能始終不變定然成個人物然而不變的少只要變後還能遵父兄的教

訓師友的勸勉聞聞的箴規慢慢的再往回來變指望他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也就罷了然而也少且莫
只顧閑談打斷了人家小夫妻三個的話柄再說安公子
此時是一團的高興那裡聽的進道路話去無如他在何
小姐跟前又與張姑娘有些不同自從上年見面的那日
一個整心傍兒寫在那裡直到如今雖不曾在右邊加上
個甚麼字畢竟有些愛中生敬敬中生長況且人家的話
正正堂堂料着一時駁不倒便說道言之有理偏現在又
得出去謝幾天客這一向忙完了度過殘冬就是年下等
明年開了春可要認認真真的用起功來了何小姐道你

這話倒時合了那個笑兒了一個人懶於讀書賦詩言志
作了一首七言絕句詩道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初長正
好眠秋又淒涼冬又冷收書又待過新年豈不聞君子見
機而作不俟終矣怎的只顧把話兒說遠了據我姊妹的
意思等公婆回家來人牲口都勻出來了你便拜兩天客
回來且把飲旨酒賞名花對美人的這些風雅事兒以至
那些言情遣興的詩詞弄月吟風的勾當一切無益身心
的事一槩丟開甚至連你的那簫史桐卿也暫且莫把他
攔在心上一心幹正經的埋首用起功來轉眼就是明年
秋闈再轉眼就是後年春榜果然高捷連登再點上庶常



進了那座清碧堂別的慢講你只看公公正在精神強健的時候忽然的急流勇退安知不是一心指望你來翻和果然有這天也好慰一慰老人家半世期望之心平一平老人家一生抑鬱之氣你豈不作成了一個養志的孝子俗語說的先下米先吃飯果然有命水到渠成十年之間不愁到不了台閣風疆的地位那時榮養雙親俯仰無愧到了這個分兒上了還怕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成這三件樂事你算都作到家了我覺得便是那金谷園內屏風也不是甚麼難事算起來十年過後你纔三十歲依然還是個白面書生也還不算辜負了這良辰美景那時

候咱們可對了美人飲着旨酒賞那名花由着性兒樂麼
這屋裡那塊四樂堂的匾可算掛定了不然這春深似海
的屋子也就難免愁深似海不但我們這兩個鳳兮鳳兮
已而已而了只怕連你這今之所謂風雅也就殆而殆而
了那時你自己顧自己也顧不來還想好待千雲垂蔭日
護他比翼效雙栖嗎這話却不爲着這席酒而起自從我
過來第二天見了你這些筆墨就深以爲不然連日更見
你一天一天的近於口角尖酸舉止輕佻一路迥不是從
前的溫文謹厚樣子這却大不是公婆教養成全的本意
我兩個深以爲愁幾次要勸勉你一番這幾日偏忙忙碌

碌不得個機會今日適逢其會遇着你置這席酒方纔妹
妹止說了個酒倒罷了你便有些不耐煩照這等流連忘
返優柔不斷起來我姊妹竊以爲不可所以方纔我兩個
商量定了就你口中言道我心腹事下這篇規諫只不知
這話大爺聽得進去聽不進去公子聽了這話便有些受
不住不似先前那等柔和了只見他沉着臉垂着眼皮兒
閉着嘴從鼻子裡呖了一聲把身子挪了一挪歪着頭兒
向何小姐道聽得進去便怎麼樣聽不進去便怎麼樣我
倒請問其目他那意思想着要把乾綱振起來薰他一薰
料想今日之下的十三妹也不好怎樣再不想這位十三

妹可是薰得動的他却也不怎樣只把嗓子提高了一調
說道聽得進去莫講咱們屋裡這點兒小事兒便是侍奉
公婆應酬親友支持門戶約束家人籌畫銀錢以至料量
薪水米鹽這些事都交給我姊妹兩個侍奉公婆是我兩
個的第一件事但有不周許你責備支持外面是我的事
料理裡面是他的事公婆只樂得安養你只一意讀書但
能如此我姊妹縱然給你履足搔背掃地拂塵也甘心情
愿還一定體貼得你周到侍奉的你殷勤聽不進去我兩
個又有甚麼法兒呢左是這個院子我兩個便退避三舍
搬到那三間南倒座去同住儘着你在這屋裡朝風弄月

詩酒風流我兩個絕不敢來過問白日裡便在上屋去侍奉公婆晚間回房做些針黹樂得消磨歲月免得到頭來既誤了你還對不住公婆落了褒貶列公請聽何小姐這一段交代照市井上外話說這就叫把朋友碼在那兒了安公子高高興興的一個酒場再不想作了這等一個大煞風景况他又正在年輕心是高的氣是傲的臉皮兒是薄的站着一地的了鬢僕婦被人家排大姪兒似的這等排了一場一時臉上就有些大大的磨不開不由得一把肝火直攻到額門子上來扯脖子帶腮頰漲了個通紅纔待開口張姑娘的話來了說道大爺人家姐姐說的可是字

字肺腑句句藥石你可先別鬧左性且沉着心捺着氣細細兒的想想再說話安公子便扭過頭來向他道哦想來你還有兩句話白兒張姑娘道姐姐口裡說的話就是我心裡要說的話不過這話不是這個一言那個一語的說得來的再就讓我說我也沒姐姐說得這等透徹如今你聽得進去是如此如此聽不進去是如彼如彼這層話姐姐已經交代的明明白白的了還用我說甚麼必要我說我只有一句君請擇於斯二者安公子先前聽何小姐說話的時節還只認作他又動了往日那獨往獨來的性情想到那裡不過句句帶定張姑娘說着得辭些

還不會怪着張姑娘及至見他兩次三番的從旁贊襄如今又加上這等幾句話把自己相處了一年多的一個同衾共枕的人也不知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麼兩天兒的工夫會偷偷兒的爬到人家那頭兒去了他又害臊又是虧心又是着腦把小臉兒都氣黃了第一個主意便要發作一場一思不妙論今日的局面講不到雙拳敵不過四手來却正是三人抬不過理字兒去人家的話真說的有理這一發作父母回來一定曉得母親本就這兩個媳婦兒疼的寶貝兒似的只他兩個這番話再請父親一聽那一個字那一句不入老人家的耳合老人家的

意管取倒堂看他兩個教訓我一場那我可就算輸到家
栽到地兒了不是主意待要隱忍下去只答應着天長日
久這等幾間小屋子弄一對大猱頭獅子不時的對吼起
來更不成事莫如給他個不說長短不辨是非從今日起
且乾着他不理他他兩個自然該有些着慌我却暗裡依
他兩個的話慢慢的把這些不要緊的營生丟開幹起正
經的來豈不是個兩全之道轉念一想也不妥當這個招
兒要合桐卿使他或者還有個心裡過不去臉上磨不開
那位簫史先生可是說的出來幹的出來萬一他認真的
搬開了看這光景兩個人是一條藤兒這一個搬了那一

個有個不跟着走的。噯，這屋裡又剩了我跟着嫫嫫了我。這不是自己作冤嗎？再說這等一對花朵兒般嬌豔水波兒般靈動的人，忍心害理的說乾着他，不理他，天良何在？想了半日，左歸不是，右歸不是，忽然眉頭一縐，計上心來。真正俗語說的不錯，強將手下無弱兵。安水心先生的世兄既有乃翁的那等酒量，豈沒有乃翁的那等胸襟？只見他立刻收了怒容，滿臉生疼的向金玉姊妹笑道：「領教這等講起來，這個令却有道理。算我輸了，我方纔原說我輸了，喝一大盃，如今喝還你兩個一大盃，也該沒得說了。」說着回頭，便叫花鈴兒你把書格兒上那個紅瑪瑙大盃拿來。

一時取倒他便要過壺去自己滿滿的斟了一盃金玉兩
個見他認真要喝那大杯酒心裡早不安起來何小姐忙
道自己屋裡說句頑兒話怎的認起真來好沒意思這些
酒吃下去看不受用他那裡肯依張姑娘也道我罷了姐
姐來了幾天兒旣這等說你認真喝那些酒可不怕羞了
他公子更不搭言雙手端起酒來古都都一飲而盡向他
兩個照盃告乾只羞得他兩個兩張粉臉泛四朶桃花一
齊說道這是我兩個的不是話過於說得急了一句沒說
完只見公子飲乾了那杯酒一隻手按住那個杯說道酒
是喝了我安龍媒一定謹遵大教明年秋榜插了金花還

你個舉人後年春闈赴瓊林宴還你個進士待進了那座
清碧堂大約不難書兩副紫泥誥封雙手奉送我却洗淨
了這雙眼睛看你二位怎生的替我整理家園孝順父母
你我三個人之中儻有一個作不到這個場中的便拿這
杯子作個榜樣說着抓起那瑪瑙酒杯來喇往着門外石
頭台堦子上就摔了去這一摔果然摔在石頭台堦子上
不用講這件東西一定是鏘琅琅一聲星飛粉碎不想說
時遲纔從公子手裡扔出去那時快早見從台堦兒底下
搶上一個人來兩手當胸把那紅瑪瑙酒杯緊緊的雙關
抱住這正是劇憐脂粉香娃口抵得十思一諫疏要知後

事何如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回終

兒女英雄傳



第三十回

二十四

聚珍堂